

创作谈

寻找光的路

□何冀平

演员清楚舞台上的光在哪里,可作为编剧,我常常找不到“光”在哪里。于我而言,写作的过程,就是寻找光,所以我把创作形容为“寻找光的路”。

现在有个普遍现象:由于技术持续进步,过度炫技成为不少作品的创作导向,这既容易误导观众,也会带偏创作者,长此以往,很难产生真正的好戏。戏剧创作是一件艰难的事。每一次创作都无法重复,不可复制,每一部新作都是全新的探索,好比在黑暗里摸索光。光,忽明忽暗,前一晚构思得十分顺畅,第二天一早再看,觉得全盘都不成立,反复推翻是常态。只有真正找到那属于作品的、属于作者的光并完整展现出来,创作才算成功。

一部舞台剧,不能只把故事、人物搭建完成就止步,还要能传递编剧的思考。北京人艺的老院长曹禺先生说,好戏不仅是掌声与笑声,还要让观众带着思索走出剧院。而承载这份思索的,就是剧本,是编剧本人的阅历和对人生的思考。剧本是创作者和世界的对话,为了找准这份内核,我常常停笔沉淀,有时甚至要耗费数年,沉淀思考,找寻精神落点。

剧本从来离不开创作者自身,剧中主角就是编剧本人。我写戏看重人物动机,而主人公内心的驱动力,往往就是创作者自身的精神原动力。“诗即是诗人本身”,戏剧创作也是同理。这是我写剧本的完整心路:从内心感知出发,沉淀形成创作领悟,最终筛选落笔。每次接到新题材,我都会调动自身全部的人生积累与储备,完成整个创作过程。

跳出史料桎梏,书写复杂人性

1997年,我在香港从事电影电视工作8年后,重回话剧舞台,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德龄与慈禧》。故事聚焦清末受过西式教育的宗室格格德龄,她入宫之后,在紫禁城里掀起一系列碰撞,整部戏核心不是讲清史,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两百年前,德龄作为游历过西方的女子走进深宫,这个人物本身就是独特的叙事切口。我把全剧核心视角放在德龄与慈禧身上,身份境遇、地位心态截然不同的两个女人,两人之间既有观念对立,又存在情感相融的空间,光是这两个人物就自带无数戏剧冲突。她们在思想观念、个人情感乃至朝堂政见上激烈碰撞。剧中的德龄、慈禧虽有历史原型,但戏里的情节、人物状态并不完全照搬史实。我也常跟观众说,不要把这部戏当作历史纪实来看。

《德龄与慈禧》演出20多年,依然一票难求,因为它不是一部宫廷戏。深宫看似是完整的封建大家庭,内里却没有温情和睦,所有人的情感都被时代环境扭曲。戏里出场的是被困在特殊时代里的年轻人,除了德龄与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等一众人,除了德龄与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等一众人,除了德龄与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等一众人,我也没有完全刻板塑造。光绪,很多作品把他塑造造成终日消沉、逆来顺受的悲情君主,我不认同,他是推动百日维新的青年君主,骨子里自有胆识与锐气,我要还原他身上的少年英气,而非一味隐忍懦弱。

再比如李莲英,我看重的是他和光绪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史料里有一段真实记录:光绪想要逃离深宫,走投无路之下求助李莲英。光绪自小由李莲英照料长大,叫他“安达”,恳求他出手相助。李莲英含泪应允,承诺帮他脱身,可转头便将此事禀报慈禧。我并不简单把他定义成告密、背叛的小人,这恰恰体现复杂人性,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抉择。我借用历史人物,却不拘泥于史料。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尊严。我的剧本里几乎没有坏人,也正因此,我笔下的历史和大众固有印象截然不同,剧本才能出现新意。宫廷题材作品,不是原样复刻一座紫禁城,而是打破那座高墙,《德龄与慈禧》是我在香港回归后创作的第一部舞台剧,香港是国际大都市,这样一段古老的清宫故事,依托人性关怀、文明碰撞,收获了大量青年观众,多年来始终深受年轻人喜爱,还被收入内地和香港中学教科书拓展教材。

人物动机是戏的精神脊梁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京剧院邀约我创作一部京剧,我落笔在24岁的毛泽东身上。这部作品就是《风华正茂》,故事讲述青年毛泽东离开湖南赴北京求索救国之路,他四处寻访师长、与同伴并肩奔走,其间既有少年意气,也藏着细腻的女儿情长。在我笔下,他不只是革命者,同时也是儿子、恋人、丈夫、兄长、同窗、学生,是一个



京剧《风华正茂》剧照

完整立体的人。我专门写了他“北漂”的生活细节:住简陋小店,8个人抢一床被子,衣食无着,要四处想办法糊口。这些生活化的内容放到舞台上,得到了年轻人的共鸣,他们发现,原来领袖人物也有过漂泊困顿。搞创作,选题视角至关重要。一部戏如果角度选得不好,再好的题材也会平庸。



话剧《德龄与慈禧》剧照

每次接手创作,我都会搜集资料,吃透素材,反复斟酌取舍,找到独到的观察角度。创作者要有“第二双眼睛”。这份独特视角从何而来?同样一个题材,交给不同编剧,写出来的内容一定各不相同。视角,来源于创作者自身的人生阅历与思考,是独属于个人的表达。之前我提到,塑造人物一定要抓住动机,人物内心的欲望就是动机,也是整部戏的精神脊梁、骨架。可如今很多创作者写人物,走到动机的门口就停住了,把动机写得笼统、概念,这是塑造人物最大的短板。人物动机一旦单薄模糊,人物形象就立不住。动机,最能凸显人物性格,也是剧本戏剧张力的来源。因此,人物动机必须写得具体、个性化,不能模板化、脸谱化。我自己创作剧本,要把每个人物的动机挖掘得清晰鲜明,人物才能有根。

历史题材的创作,剧作家的表达不能被历史史实框死,我们写历史戏,核心是传递历史精神,而非照搬史实,单纯复刻史料是纪录片,不是戏剧。剧作家有足够的创作自由,他可以结合自身思考重新解读。即便是大众熟知的历史事件,换一个视角切入,就能呈现完全不一样的舞台效果。我写过不少历史题材作品,但极少完全照搬史料原貌。

以人文之光滋养戏韵

《苏东坡》是我创作的第五部戏曲剧本,这部戏,是我与越剧名家茅威涛早就定下的合作约定。苏东坡这个人物不好写,他一生跌宕起伏,留下的诗词文章就有两千余篇,相关事迹浩如烟海。不少历史人物戏,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像拉洋片一样从头到尾罗

列生平。在我看来,流水账式的铺陈,不该成为历史人物剧的固定套路。为了跳出这种叙事模式,我刻意弱化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这些与苏东坡交集的名臣,绕开新旧党争这条线。我选择舍弃宏大朝堂博弈,转而抓取苏东坡人生里最动人的闪光点,尤其聚焦他青年阶段的心路。整部戏以“梦”贯穿,惊梦、入梦、幻梦、幽梦、噩梦、别梦,直至梦醒,十二重梦境,借梦境串联起他的人生轨迹。历史题材创作容易陷入概念化、主题先行的误区,为了贴合预设主题,把历史、人物单纯当作观点注解,这是剧本创作最忌讳的,也是我一直刻意规避的。我写历史剧,不会铺开完整宏大的全貌,而是在厚重的历史版图里,截取一处我真正在意、有感触的角落落笔。我会选择一个切面呈现,让观众能在人物故事里找到和自身共情的精神符号。我的剧本很少沉溺于消沉悲苦,而是充盈着温暖而有力的人文底色。

创作就是不断寻找光,这束光承载的,是能够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这份精神内核,源自创作者自身的创作气质,也是我心中向往的人性理想。这种精神氛围能给作品带来长久生命力,让剧目常演常新。我有的剧目已经传到第四代演员演绎,每一代演员会结合自身所处时代,读出全新的人性感悟,正是这份内涵,让作品能够跨越岁月,长久保有活力。以文学书写历史,挣脱史实框架的束缚,让笔下人物自由驰骋,即是编剧舒展畅快之时。

戏剧不是小众文化。戏剧本身是人和人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我写的戏不能脱离市场、不能卖不出票。新戏首演,我一定会在剧场里。大幕拉开,亲眼看见作品立在舞台上,直面台下观众,听他们的掌声——我分得清是客套应付,还是发自内心的共鸣,只有这一刻,我悬着的心才能真正落地。

编剧时常要面对各类题材、不同体裁的创作邀约,虽身不由己,但无论写什么,有一点不能丢:作品里必须有创作者自己,要把自身的感悟、阅历融进文字。每个人的人生各不相同,这份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才是一部作品独一无二的视角。

我17岁下乡当农民,后来进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后进入中戏系统学习,这些层层叠叠的人生经历,为我的创作打下根基。常有人问,创作者的原动力从何而来?我说,是内在的原动力,而这原动力,是独属于每个人的生命记忆,是生命力。真实与真诚是我一直坚守的创作原则。无论是古代历史、市井人间,还是科幻太空、人工智能这类未来感强的题材,内里也必须有真实、真切的个人生命感受。

回望我的来时路,从话剧到戏曲、电影,我写历史也写当下,始终在黑暗里寻找属于作品的那束光。守住人文精神,坚持原创本心,让笔下人物跨越岁月仍保有鲜活生命力,是我写作不变的追求。

(作者系剧作家。本文系本报记者杨茹涵根据何冀平在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戏剧编剧导演创作人才培养》上的课程内容整理)

儿童剧《草房子》诗意演绎少年成长初心

本报讯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南通·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与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出品,改编自作家曹文轩同名作品的儿童剧《草房子》将于7月18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该剧由薛梅编剧、马路执导,聚焦20世纪60年代的苏北水乡油麻地小学,以学校标志性的“草房子”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主人公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时光,细腻刻画了一群乡村少年的成长轨迹。剧中塑造了一众鲜活的少年形象:天性纯粹、向善向上的桑桑,温柔澄澈、纯真美好的纸月,坚守本心、自尊自强的陆鹤,历经磨砺、坚韧不拔的杜小康。主创团队在忠实原著诗意风格与故事内核的基础上,通过新颖的舞台编排、清新雅致的舞美调性、精巧的剧情架构与细腻的角色演绎,让优美文字以鲜活立体的舞台形式落地呈现。

整部剧温情治愈、叙事深浅相宜,饱含童心、道义与温情智慧,形象展现了孩童的纯粹美好与少年的成长蜕变。童趣十足的舞台表演极易引发小观众的共情与喜爱,而故事里关于成长、陪伴、善良与坚守的深层内核,也能让成年观众心生共鸣。该剧自推出以来深受欢迎,已完成全国巡演300余场。

(杨茹涵)

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并演出、北京国话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话剧《青蛇》正在全国巡演。时隔13年,新版《青蛇》主要由剧院的“00后”演员集体出演,展现出国家话剧院新一代青年演员的蓬勃朝气与青春面貌。我作为这部剧的编剧和原版导演,在这13年里,不断见证着观众对经典故事的喜爱与期待。今天,这部剧的重排、上演,既是国家话剧院响应广大观众呼声的举措,也让我深切感受到文化传承与艺术接力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在中国已流传千年。从宋代的市井话本,到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到清代弹词《义妖传》,数百年间,在故事文本的不断打磨中,人物形象也变得愈发鲜活。这些故事在志怪色彩之外,映照出不同时代江南两岸的世俗百态与人间情理。20世纪50年代,田汉先生整合传统戏曲中的《断桥》《盗仙草》等经典折子戏,在历代传统剧目和清代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基础上,重新打磨情节、润色文辞、规整舞台结构,改编定本为京剧全本《白蛇传》。如今,全国30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几乎都将这几折经典保留并传承,代代演出。不同时代的文本与故事在舞台上遥相呼应,跨越数百年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影视、戏剧改编的热门题材。

话剧《青蛇》的故事改编自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我与这部剧的结缘,则要追溯到2002年。那年,李碧华老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希望我能将这部小说搬上话剧舞台。彼时,徐克导演的电影版《青蛇》已成为银幕经典,她盼望,还能借助戏剧的独特魅力,对这一故事的内涵与思想深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拓展。当时,我自觉尚未做好创作的准备,这份邀约就此搁置。此后十余年间,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热情,就萌生了将传统哲思与东方美学融入当代戏剧的想法。与此同时,我对李碧华笔下“人、佛、妖”的三重叙事与精神纠葛也有了新的看法和更清晰的构思。于是,到了2013年蛇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便正式启动了话剧《青蛇》的排演。

在当年的创排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式演剧观”的认知尚处于萌芽阶段。如今,经过十余年的舞台实践与理论梳理,我们也积累了相当的理论经验。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恰与我一直以来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尤记得,1999年我执导第一部大剧场话剧《生死场》时,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我在演出海报上题写的却是:“向中国现代文学致敬。”从那时起,“讲好中国故事”便成为我努力创作的目标和方向。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3年,在国家话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秦海璐、袁泉、辛柏青的倾力演绎下,话剧《青蛇》正式首演,全体主创都被这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深深打动。在大家看来,白蛇的故事之所以能经久不衰,靠的正是柔韧绵长的文化力量。还记得,英国戏剧界同行与我们交流时,曾好奇发问:为何这则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为何经过一代代创作者反复改编,年轻观众依旧为之动容?答案正在于故事的内核:它包含着人类的爱情与欲望、信仰与坚守,它探讨人性的边界与生命的执着——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永恒命题,引发不同时代观众的深层共鸣。

13年间,话剧《青蛇》一次次从舞台成为社交平台的焦点。在B站,该剧的影像作品经常位列话剧榜单首;在抖音平台、微信视频号上,它也年年“翻红”。许多观众因这部剧被“圈粉”,同时,也对这部剧再次搬上舞台寄予厚望。因此,2026年《青蛇》的重排,既是中国国家话剧院践行“中国式演剧观”(即探索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表达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气质的独特演剧风格)的具体体现,也是通过重排让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命力、以舞台艺术精品回应新时代观众期待的重要举措。

现在,新版《青蛇》已成功首演并开启了全国巡演,成为国家话剧院传承经



因经典相聚 在剧场重逢

□田沁鑫

典、培养青年演员的重要抓手。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而言,《青蛇》的重排可以说为剧院的“00后”演员群体集体补上了中国式演剧表演实践的重要一课。曾经,我们有很多青年演员进入院团都是从跑龙套开始历练,而缺少担纲重要角色的锤炼。作为国家级文艺院团,我们能拿出经典剧目练兵,不用流量明星,而是敢于让青年演员、青年舞台艺术工作者挑大梁、担重任,既体现了剧院的底气、担当与视野格局,也体现了我们以院团之力托举和培养青年戏剧人才的能力与智慧。

近年来,国家话剧院复排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经受了时间检验的话剧作品,深受观众欢迎,也为剧院积累了新的艺术财富。比如,202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查明哲导演时隔28年第四次执导并复排了让-保罗·萨特的经典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该剧经由三代艺术家以个体生命体验和集体塑造共同铸就的中国戏剧舞台经典,在重新诠释中,将历史纪念、艺术创作与人文精神倡导相融合,向始终追求自由意志与和平理想的人们献上诚挚礼赞。此剧以戏剧之力庄严回应时代命题,彰显了戏剧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与文化担当。

去年也适逢中瑞建交75周年及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逝世35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剑男复排了迪伦马特的经典话剧《物理学家》。该剧在黑色幽默中寄寓深刻哲理,在荒诞叙事中逼近真相,揭示永恒的反战主题;同时,新的舞台创作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节奏,赋予作品崭新的生命力,激发了年轻观众对世界经典戏剧的亲近热情。此外,去年正值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诞辰475周年,剧院推出了原创话剧《牡丹亭上三生路》。该剧以现代视角对话经典叙事,诗意地呈现了一场穿梭于梦境与现实、幽冥与人间的追梦旅程,引发了青年观众的关注与热议。

今年,中国国家话剧院推出“2026国话演出季”,从4月起至年底,包括《青蛇》《牡丹亭上三生路》《四世同堂》《死无葬身之地》等8部经典剧目,共计80余场演出将在全国多座城市接力上演。这些剧目使话剧艺术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充分展示了剧院近年来的创作水平与丰富的经典剧目储备。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戏剧中找到情感共鸣,让话剧的魅力跨越山海、联结城市、致敬时代——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一级导演。本文系本报记者路斐斐根据采访整理)



话剧《青蛇》剧照

塔 苏 摄